



A13 ■責任編輯：王曉丹 ■版面設計：崔錢明 2015年8月30日(星期日)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

趙毅敏之女憶二戰 眾志成城退德軍 用稚嫩肩膀 當堅強後備

□1940年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，那時趙綺蓮才3歲。

網上圖片



■趙綺蓮在家中接受本報專訪。 記者朱燁 攝



■毛澤東長子毛岸英（中間持報者）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。

網上圖片

紅場閱兵感慨多

衛國戰爭的仿舊軍帽，象徵勝利的紅色旗幟，78歲的老人歡樂人群的簇擁下顯得神采飛揚……這是趙綺蓮參加今年5月份紅場閱兵時留下的影像。她從一個精緻的小盒子中特意取出照片，一一給記者訴說着背後的故事，講到動情處忍不住數度哽咽，直言道：「現在看照片還很想哭，太多感慨，勝利來得太不容易了。」

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在今年5月的俄羅斯閱兵中曾組織「不朽」方隊，高舉父輩頭像走過紅場。因人數限制，趙綺蓮未能進入此方隊，但她仍以群眾的身份，與慶祝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的老兵們一起參加了遊行。她笑着說：「在現場高興得顧不上跟同伴會合，認識的、不認識的都在一起合影留念，就記得一直揮舞紅旗，高喊『勝利萬歲』，胳膊酸得不行。」

對蘇聯有着深厚感情、曾經歷衛國戰爭的趙綺蓮再度走過紅場，不由得五味雜陳。「計劃中的30萬人遊行變成了50萬，大家都想慶祝勝利，不忘戰爭帶來的犧牲和痛苦，銘記不要打仗、永遠和平的信念，」她說，「紅場閱兵，非常壯觀，非常氣派。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不可戰勝的人民意志。」

蘇軍後代讚中國抗日貢獻大

她對記者表示，紅場上遇到的蘇軍後代們都對中國抗日戰爭讚譽有加，「如果不是中國人民堅持浴血奮戰、頑強抵抗，拖住了日本進攻的步伐，蘇聯或許無法迎來今天的勝利慶祝」。

「慶祝衛國戰爭與抗日戰爭勝利，實際上是一回事，兩者都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部分，」她說，「即使在衛國戰爭最艱難的時候，蘇聯也有59個師在遠東堅守，防備日軍，保護軍事工廠。」

戰爭爆發後，德國從未間斷地催促日軍與其聯手夾擊蘇聯，深陷中國戰場的日本「有心無力」。趙綺蓮感慨地說：「3,500萬中國人民用血肉長城牽制日軍，這段歷史不能忘；如果日軍有餘力進攻遠東，二戰的結局或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。」



■趙綺蓮頭戴仿舊軍帽、高舉紅旗，慶祝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。

記者朱燁 攝



■趙綺蓮父親趙毅敏晚年參加會議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趙毅敏：「敵人越壓我越硬」

趙綺蓮的父親——已逝世的趙毅敏老人，曾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兼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，多次跟隨周恩來、董必武等領導人出訪國外，從事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國際活動。

據女兒回憶，趙老一生正直堅韌，其對革命真理的堅持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，從未因任何變故打擊而改變。在極其艱苦的戰爭年代，趙毅敏出生入死，幾次被送進敵人的監獄。而在獄中的他依然保持堅定並樂觀的情緒，不僅自己入了黨，還用革命思想影響進步分子，積極發展黨組織。趙老生前曾在採訪中表示，在監獄裡被關押的幾年把身體搞壞了，但是精神一點也沒垮，「不僅壓不垮，我還可以在這裡開展工作，發展黨組織、為共產黨犧牲到底，就是這個精神。」在東北監獄裡被關押的幾年，趙老每天都能看到被拉走的死屍，卻絲毫不以為懼，「敵人越壓我越硬，泰山壓頂也不怕，我絕不可能當叛徒出賣黨。任何時候，我都記住入黨時握住的拳頭，要革命到底。」

何香凝早在1956年春天就為趙老作畫題詩稱讚道：「南國有高校，先開嶺上梅，凌風高挺立，不畏雪霜期。」

中共第一份抗日宣言《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》（俗稱《九一八抗日宣言》）的起草人趙毅敏之女趙綺蓮，生於莫斯科，曾全程參與了蘇聯衛國戰爭。時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，趙綺蓮向本報記者回憶起那個硝煙瀰漫的戰爭時代：當時不到5歲的她，與其他數十位同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共產黨後代們一起，經受着缺衣少食的嚴峻考驗，用幼小稚嫩的雙手和肩膀，充當後備力量，為蘇聯衛國戰爭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

戰

爭時期在莫斯科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有178個孩子，中國籍的孩子有58個。其中毛澤東之子毛岸英、李富春之女李特特、劉少奇之子劉允斌等，因年齡達標，參加了後備力量的軍事訓練。每次訓練都非常嚴格，「無論男女，每日都要徒步拉練50公里、滑雪100公里，射擊也有嚴格的標準。」趙綺蓮說。

毛岸英三函 求上戰場

19歲的毛岸英不滿足於僅作為後備力量的訓練，一直要求上前線殺敵。趙綺蓮回憶，毛岸英曾為此用俄文給斯大林寫過3封信件，說自己與蘇聯感情深厚，「不能看着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國土」，還要「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中國人報仇」。因蘇聯規定外國籍人士不得上戰場，毛岸英的信件並未得到回應，直至後來蘇軍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爾斯基將軍來伊萬諾沃視察時，方才被毛岸英的精神感動，同意其前往軍事學校學習。

年幼的孩子不能參加軍事訓練，但依然在後勤保障上作出了積極貢獻。趙綺蓮說，5歲的她已經知道要自食其力，距離學校10餘公里的不毛之地竟也被這些孩子們闢出了20公頃的菜田，用於種蔬菜、蘿蔔、土豆等食物。為了將極堅硬的土地刨開，大家手上都磨出了血泡，無法上藥與日復一日的勞作讓傷痕再也不能痊癒。「第一批都運到列寧格勒支援前線了，我們不捨得吃，我們都知道列寧格勒最困難，種的菜要優先供應最艱苦的地方。」

1942年1月，伊萬諾沃開始組織孩子們分批為戰士們表演節目。趙綺蓮說，「當時是坐火車去的，車一停我們就開始表演，唱歌、朗誦、跳舞，誰也顧不上冷，現場氣氛很熱烈。」表演結束後，孩子們還向戰士贈送自己親手製作的禮物：手絹、衣領、信

封、紙筆等。

全民挖戰壕 防德空襲

距離伊萬諾沃6公里左右處有家醫院，孩子們每5人為一組，每天步行往返於學校和醫院之間，「除了幫他們換藥、送餐、讀書、寫信之外，我們還辦了流動圖書館，狀況好轉的戰士們可以參加讀書座談會，輕傷能走動的則每周一次接到學校看電影。」據國際兒童院黨支部當年的統計，大概有2萬餘戰士都曾受到過來自孩子們的熱情慰問。為了防備德軍的坦克突襲，伊萬諾沃市開始挖築深3米、寬3米的反坦克壕，而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也參加了這項艱苦浩大的工程。「每次去25個人，男孩女孩都有指標，」她回憶稱，「每人每天的定額是1立方米，大概1個半月，去了5次，一共挖了250立方米。」除了挖反坦克壕，學生們還被組織起來幫助修建機場和蓄水池，年齡較小的孩子們則被派往火車站幫忙疏散人群，「給轉移、疏散的民眾洗衣服，幫他們照顧孩子、收拾車廂、燒水做飯。」趙綺蓮表示，在全民皆兵、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年代，雖然年齡小，但因戰爭早熟起來的小班學生，為戰士、民眾做了不少事情，「大家都主動賣掉衣物，或者付出勞動，換取到的金錢全數捐給基金會，以供軍需。」



■趙綺蓮向記者展示其整理過的國際兒童院戰時所做工作。

記者朱燁 攝

飢寒交迫 熬過戰爭歲月

戰爭留給年幼的趙綺蓮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「餓」與「冷」。在食品緊缺的戰爭歲月裡，每人每天只有100克黑麵包的定量，這讓正在長身體的學生們整日食不果腹，蘇聯極其嚴寒的天氣讓他們幾乎夜夜難眠。

趙綺蓮笑着回憶，「女孩子比較省，吃麵包總留一口皮，誰知道被男孩子發現後，皮也留不住了，都被搶乾淨了。」老師削掉的蘋果皮也「難逃一劫」，孩子們甚至為此排起了長隊。除了「搶皮」大戰，他們還會偶爾「偷菜」。種下的西紅柿還是青的，已經被孩子們偷偷摘掉幾個。「回來放在大枕頭裡面，四個角一邊一個，睡覺不敢動怕壓着，等捂紅了再

吃，」她說，「比起心驚膽戰，更難忍的是餓。」

在持續不斷的炮火下，蘇聯迎來了嚴寒難耐的冬季。本來要疏散去遠東的孩子們在行李上坐着等了好些天，卻因車輛供應不足，只得留守原地。「戰爭從夏天打到冬天，1941年往1942年過渡的時候最難熬，伊萬諾沃一點可燃的木材都沒了，」趙綺蓮說，「為了換吃的，不得不把最後的木頭賣掉，零下40多度的夜裡穿着大衣蓋上棉被還是凍得睡不着覺。」她稱，極度嚴寒的天氣凍住了墨水，爆裂了水管，學習、寫字，甚至喝水都變成了奢望。

靠記號找掩體

水槍噴燃燒彈

戰爭期間，兒童院的孩子們很關注形勢，每日都在一起聽廣播。「我們聽到一會兒烏克蘭丟了，一會兒白俄羅斯丟了，」趙綺蓮說，「大家都很着急。」

距伊萬諾沃不遠的高爾基設有軍事設施，國際兒童院則恰在敵機飛過的必經之路上。為安全起見，孩子們在學校附近的森林裡挖好了掩體，一旦聽到敵機轟鳴聲，就立刻奔去躲藏。「小班跑得慢，大孩子乾脆一把抱起狂奔，」她說，「為了防止迷路，我們用白粉筆在樹幹上打了叉，順着標識跑，很快就可以找到掩體。」

然而，小孩子藏好之後，大孩子卻不能一同躲藏，他們需要找到高處，並準備水槍。在趙綺蓮的記憶裡，大哥哥大姐姐都是「相當勇敢」的。她說，「他們必須在燃燒彈掉下來的時候迅速噴水滅火，反應不快或者害怕的話，自己很有可能就被燒着了。」

